

单田芳

说单田芳

单田芳口述 / 奚青汶编写

磨难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单田芳
说
单田芳

——磨难篇

单田芳口述 / 奚青汶编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田芳说单田芳. 磨难篇 / 单田芳口述; 奚青汶编.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ISBN 7-5057-1630-1

I.单… II.①单…②奚… III.单田芳 - 生平事迹

IV.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9996号

书名	单田芳说单田芳
作者	单田芳口述. 奚青汶编写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密云县红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875 印张 250000字
版次	200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630-1 / K · 139
定价	20.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一、雪夜诞生	(4)
二、鼓曲世家	(12)
三、百味童生	(16)
四、七彩少年	(32)
五、逃出死城	(42)
六、悲欢离合	(75)
七、春寒料峭	(83)
八、扑朔迷离	(110)
九、博采众长	(123)
十、柳暗花明	(136)
十一、祸起萧墙	(145)
十二、泪血灵肉	(160)
十三、危难真情	(173)
十四、九死一生	(178)
十五、画地为牢	(201)
十六、插队落户	(212)
十七、噩耗传来	(231)
十八、咬紧牙关	(242)
十九、血光之灾	(257)
二十、水泡花儿	(289)
二十一、他乡故知	(349)
二十二、乍暖还寒	(374)
二十三、后 记	(410)

编者的话

他拥有近万集评书的固定资产
他的评书纵横全国四百家电台电视台
他面向亿万拥戴他的各阶层听众
他讲述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是可以倾听二十年

单田芳这位书曲界的元老，他精湛的表演艺术，从血雨腥风的旧社会，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长淬久砺，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地。如今，借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宣传与弘扬，他的声威，震撼了大江南北，倾倒了亿万神州。

目前全国有四百余家电台、电视台抢播他的节目。有数以亿计痴迷他的听众，每天像长饥久渴的人一样，企盼着他的演播时间。

过去的评书听众，大多来自那些知识贫乏的小市民。他们工余饭后，为解疲劳，花三瓜俩枣钱，钻进小书场，寻求一乐……

而今，单田芳的评书，完全不存在范围和界线，已经是南北纵横，东西融贯了。也就是说，从当初局部的、小市民的小范围，进入了广阔的、全民性的大范围。无论是哪一个阶层，哪一类人物，都一一被他能言善辩的嘴，博大精深的学识，生动感人的故事，荡气回肠的情节所折服，所震慑……

一次，笔者在朋友家小聚，同一位颇有名气的文科大学教授，谈起单田芳的评书，他赞叹不已、绘声绘色地说：“单田芳的评书，之所以能在各个领域里引起震撼，除掉它具备高深的艺术性而外，更具备高深的文学性。我个人认为，他的评书是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相辅相成，阳春白雪同下里巴人相得益彰的产物，从而可见，此公绝非泛泛之辈，乃我神州大地之奇才也。”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曲艺专家贾德臣教授说的也很到位，他说单田芳的评书除了完美地继承了优良传统而外，最突出的成绩，是旧书新说，他用今人的思想、语言、观点、审美，给他的评书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他首开了一代评书艺术的先河，为评书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我国著名的美学专家王朝闻老先生，虽已九十高龄，对评书的发展竟十分关注，他几乎每天都要听单田芳的评书，他从审美角度，对单田芳的表演艺术给了很高、也很公正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地让他的学生贾德臣约单田芳到舍下一叙……

有一次在出租车上，笔者同出租车司机一起听了单田芳的评书，听后，那司机毫不掩饰地说：“单田芳不仅是位评书表演艺术家，还是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我在学校没有学到，以及学了没有弄懂的历史知识、成语、典故，经他旁征博引地一说，全清楚了；另外，那老先生是铁嘴钢牙，说出话来字字千钧，干净利落，葱花蒜皮儿不带，听着比三伏天吃冰镇的大西瓜还要解渴……。话虽不多，却又朴实无华，说的直奔主题，一步到位。

他们一方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方是普通工人，尽管有用词高雅与出语粗浅之分，但，都能一语道破天机，给了单田芳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单田芳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除了本人学识广博而外，再就是书曲世家之熏染，以及他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追索，和一往无前地搏进。在不断刷新自己的同时，一步一步攀上了高峰的顶点。如今，他已同国内外那些著名的影星、歌星们一样，成了亿万人民心目中崇拜和拥戴的偶像。然而，回过头去，看一看他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生之旅：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成长在动荡不定的岁月中，一家老小是在“血与火”中，踩着刀刃儿走过来的。他童年的梦，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支离破碎；他少年的憧憬，也在内战的血雨腥风中，被揉搓得齷齪齷齪，褶皱褶皱。他的身心被催残了，他的灵魂被扭曲了。他是带着恐惧、惶惑、酸楚、苦涩和这个社会接上轨的。如果把那段噩梦一般的往事，依次拉出回忆的大门，向世人展示，他，以及他的一家，简直就是一台戏，一台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发人深省、启人测悟的人生悲剧。

作为一台戏的主人公，他——单田芳，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家变的裂痛，政治上的迫害，身心的凌辱等等，一幕一幕，远比他勾魂索魄的评书，还要精彩绝伦，还要感人肺腑。

这部即将问世的传记文学向您展示了这位评书表演艺术家，戏剧性的一生。一位权威人士看这部书稿之后，不无感慨地说：“听单田芳的评书，必看单田芳的传记文学；看了单田芳的传记文学，你才更爱单田芳的评书。”他说的是否实际，我深信，看了这部书之后，你也会感慨万千，不信您试试。

奚青汶

一、雪夜诞生

天津城百年不遇的奇风怪雪
西河大鼓王竭尽天职不负痴迷她的听众
胎儿催生书场救险 风雪夜百人护送
书曲界才子降生于动乱年代 可谓生不逢时

——编者

风与雪足足缠斗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下午才有所收敛，这是入冬以来最为壮观的一场大风雪，虽然过去也下了几次，但气魄都不这么大，加之受温度的影响，雪花刚一落地就融化了，因此，从没有留下过一个完整的雪景，令那些久盼踏雪寻梅去感悟诗情画意的诗人、画家，以及一直梦想着在冰天雪地里玩堆雪人、抽冰猴的孩子们，感到非常懊丧。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严冬不知是抽的哪股邪风，突然显出了它的神威，破天荒地下了这场大雪。雪，很厚，很厚，像一床

铺天盖地的大雪被，把被掠夺者们践踏、蹂躏、猥亵过的古老的城市——天津，全给遮盖住了，几乎是一隙不透。

在天津城内一条陋巷的深处，有一座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小四合院，别看院小，里边却住着一位东北的著名西河大鼓演员——我的母亲王香桂。

此刻，母亲正坐在贴着米字型防空标志的玻璃窗前，手抚着高高隆起的腹部，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外，她是欣赏雪景吗？不，她在想，下这么大的雪，晚上的书场，能不能因为风阻雪碍而被冷落……

我的父亲，也是母亲的琴师，合作的伙伴儿——单永魁，正在往红彤彤的炭火盆里，一块一块儿地加着木炭。黑亮黑亮的木炭，点着火之后，发出哗哗剥剥的响声，还不时地爆出几个火花儿。父亲一边加着木炭，一边语缓声温地对母亲说：“看你的状况，随时都有分娩的可能，我看下这么大的雪，你的身子那么笨重，行动很不方便，干脆就借着这个因由结束这一节算了，反正也没有几回书了。”

“不！”母亲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式，她的手式非常坚决，给人以不容争辩的意味，和她平素在书场上说书时的手式一样：“说书讲究有头有尾，无头无尾，等于断源之水，悲、欢、离都说完了，就剩下合了，怎能不让大家听一个企盼已久的完美的结局呢？再则，赶上这个兵灾匪祸的动乱年代，人们都惶惶不可终日，没几个有闲情逸致的，能老老实实坐在书场里听书。听众少，咱们的收入也就少，这半年来，咱们累死累活的，才闹个赖蛤蟆逮苍蝇——将吹嘴儿。眼瞅着来到了年关，按往常应该是旺季，可今年，虽然照比淡季兴旺一点儿，相比之下，还是差得很远。年，过好过赖，无所谓，关键是在这个节骨眼儿要添人进口……”她拍拍肚子，“这小东西哇啦一声落地，花钱的地方可就

多了，不抢在这旺季多抓挠点儿，生了孩子，起码要少挣两个节的钱，万一接续不上，遇上个为难遭灾的那不抓瞎了吗？”

“可是……”父亲似乎还有话要说，可话到嘴边儿，他没有说，硬是把它咽回去了。他了解妻子的脾气，母亲决定下来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要硬犟着她来，不仅扭转不了乾坤，还会乾坤倒转。听说他们刚刚结伴儿同行的时候，相互都是年轻人，有几次在如何处理一件事情上，他们产生了分歧，父亲当时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想通过压母亲三分点儿，巩固一下自己在家庭中的领导地位。谁知，事与愿违，结果让母亲闹了个天翻地覆不说，还往家里一躺，索性连地都不下了。这下子，父亲可傻了，他和母亲是大相径庭。母亲是名角，是左右这个家庭的主宰。母亲要是撂了挑子，就等于掐断了父亲一家的经济命脉。断了经济来源，老老少少好几口子，就得喝西北风。这么一来，无形中，父亲就在人家面前矮了半截，男子汉大丈夫的威风彻底扫地了，他乖乖地交了权，让了位，对母亲百依百顺。

过去，像今天这种场合，母亲决定去，父亲是不会有丝毫迟疑的，那为什么他破天荒的说了个“可是……”呢？他实在是在为随时随地就会分娩的妻子担心。要说女人生孩子的事，父亲也没经着过，是他那从年轻时跋涉过来的、生过几个孩子，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寡妇妈妈，我的祖母，那不厌其烦的叮嘱中学来的，那时奶奶时常拽着他耳朵，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媳妇到月了，说生，立马就生，不能再让她去上地了，拖着那么重的身子太累不说，一旦把孩子生在书台上，那就糟了……”。那时书曲艺人到茶社说书叫上地去。

父亲是个孝子，尤其对年轻就守寡、把他们弟兄屎一把尿一把拉扯大的奶奶，感情极为深厚，从小到大，父亲一向是顺母意而行，在他这儿，母亲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的。作为她的儿

子，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是决不允许倒行逆施的。当我的母亲不顾随时有生产的危险，决意要上地儿说书的关键时刻，父亲想起奶奶的叮嘱。他想用奶奶的话去说服她，可话到嘴边，她琢磨了一下：看她意欲已决的样子，恐怕奶奶的话也不会管用，尽管他们婆媳之间，平素一向和平相处，秋毫无犯；但暗地里，也时不时地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只不过是没擦出火花而已。其间，大多由于做了一辈子贤妻良母的老人家，和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休戚与共惯了，加之她生就是虚怀若谷，宽宏大度的性格，一再忍让她这个晚辈罢了，换个主儿，恐怕很难使这样一个游荡不定的家庭，长久地保持住和平又温馨的氛围。

鉴于此，父亲认为对他的话母亲听不闻无所谓，如果对奶奶的话，母亲充耳不闻，仍旧我行我素的话，尽管老人家再宽容大度，暗地里，她的自尊心，或多或少也是要受到一些伤害的。因此，父亲没敢造次。像往常一样，看了看表，煞有介事地说：“快五点了，要决定去，你就赶快收拾一下吧，我去看看车。”说完父亲推门出去了，屋子里，母亲拖着笨重得摇摇欲坠的身子，下了地，搬过梳装匣子，开始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了。

父亲踏着半尺多厚的大雪，一趾一滑地来到巷口，站在马路中间，像指挥来往车辆行人的交警似的，前后左右地张望着，此刻，大街上别说是三轮车，连行人都寥寥无几。

往常三轮车多到跟在你的屁股后叫你；今天邪了，连一个三轮车的影都没有。难道……嗯！也难怪，这半尺多深的雪，走路还困难哪！走车就更困难了，更何况是人力车……

他琢磨着，又站了有一刻钟，看看没啥希望了，这才转过身去，瞄着他来时踩出来的那一行深如洞穴般的脚印，向陋巷深处走去。他在想，这回，我不用再浪费唇舌劝你留下了，没有车，

你总不至于拖个大肚子，一步一步走到茶馆吧？

他边想着，进了家门，见母亲已经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在那坐待他的到来哪！

“怎么样？车来了？”

没待他汇报，她先发问了。

“车？我站在大街上把眼睛都望穿了，也没看到一辆车。”

“那……为什么？”

“雪太大，车走不了。”

“别的车呢？”

“连三轮车都走不了，别的车就更没辙了。”

“那怎么办？还剩两个小时就开书了。”

“除了走着去，没别的招，可你……”

“那就走吧！”

“你走？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从家门口走到巷口还累得两腿焦酸哪！你这身板儿也敢说走？”

“不走咋办？人家听众都在那等着哪！听众是上帝，咱无论如何不能让咱们的上帝失望啊！”

“可，我怕你……”

“唉！没那么严重，放心，我心里有谱。”

“这……”

“别这那的了，你搀住了我就行，一步一步伸悠着走呗！”

“那……好吧！”

父亲单永魁心里别扭，但表面上却不敢违拗，乖乖地搀着母亲，离开了他们的小小四合院儿，踏着快没膝深的大雪壳子，步履维艰地奔向了他们的哨位……

原本二十分钟的路距，他们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书场之后，距开书时间只剩几分钟了……

按父亲在路上推论，这样的鬼天气，没有几个人会顶风冒雪赶去听书。可到了书场一看，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那足以容纳两百多人的大书场，居然座无虚席，小茶房声到人到，像春燕展翅似的，为客人们沏茶倒水……

大家一见先生来了，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因为天公设阻，加之母亲王香桂本人有特殊原因，一部分听众，都认为今天的书听不成了，然而一些节节不落的听众，熟悉母亲的性格。他们却认定，她无论如何要来，为此，在场内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人，还打了赌。看来，那些母亲的老主顾赢了，掌声就是从他们之中响起来的。

母亲向她的拥戴者们招了招手，以示感谢。父亲搀扶着妻子，从书台一侧的木制短梯，拾级而上，上了三尺书台，母亲脱去大衣；父亲接衣在手，抖了抖，回身挂在了小书台后边的那一排壁钩上……

母亲欠了欠笨重的身子，坐在了那张与桌子不成比例的，几个月来一直为她服务的高背的楠木椅上；然后接过小茶房递上来的热毛巾，轻轻地在脸上醮了醮，醮去了分布在额头和鬓角一带的那一排细密的汗珠儿，接之她习惯地端起桌子上，为她自己专用的细瓷扣碗儿，掀起扣碟，训练有素地一下一下荡开飘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沫沫，小饮几口，润了润嗓子……

父亲像往常一样，摆好了鼓板，调准了三弦儿，少顷，母亲放下扣碗儿，站起身来，一手擎着像两弯新月一样闪光发亮的铜板，一手高高举起那软中有硬、硬中带软的藤子鼓鞭，一阵鼓点儿响过之后，接着便是几句战场诗，随之，便翻开了大宋朝仁宗皇帝时代，潘杨两家你死我活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演义史……

母亲气贯丹田，那高昂、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像泉水从高崖

上跌进深潭时发出的断金碎石般的声音一样雄浑、豁亮、清甜……

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不用说别的，就那一阵爆豆一般的鼓套子，没有个五六年的朝习暮练，都很难达到像她这样如此精熟的地步。

从六点到八点，她一路过关斩将，按规定，再坚持一个小时就宣告胜利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腹内的婴儿，开始找她的麻烦了。可能是孩子在腹内“囚禁”了九个月，“刑期”已满，急于面世的缘故吧，竟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妈妈发出警告了。

最近几天，母亲虽然也出现过一般妇女产前惯有的腹痛现象，可，那是轻微的，有时有响的，叫人能够忍受；但现在可不是头几天的事态了，不仅腹痛的次数增加了，而且疼的程度也明显的趋于严重，以至出现了令人害怕的下坠和胀裂的感觉。看来腹内的婴儿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似乎再不放他出来，大有直接冲出来的可能。

最后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一段书还差十分钟，她便提前打住了……

父亲见妻子的脸已经被痛苦扭歪了，那豆粒儿般大小的汗珠，争先恐后地往下滚落着，他意识到不妙，忙放下三弦、上前扶住斜歪在高背椅子上的妻子。

“香桂，你，你怎么了，是不是？”

母亲喘息着说：“可，可能是要生了。”

“我说危险，不能来，可你……”

“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赶快想办法，总不能让孩子生在书台上吧？”

台下的听众，一听王香桂要生孩子，出于关心，忽拉一下都围上来了，有人在喊：

“要生孩子，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医院哪！”

“外边雪太大，什么车也没有，来的时候就是走着来的，天这么晚了，更找不到车了。”

“那也不能在这硬挺着。”

“可，她不能走啊！”

人群里又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

“不能走，抬！”

“对！抬！大伙帮你，换着班儿抬！”众人在那个听众的倡导之下，全都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茶馆掌柜的说，要抬得有担架，没有担架怎么抬，难道还能像当初包公铡陈士美时用的那种抬法？

人群中有头脑反应快的，他建议把房门摘下来，在上面铺上被子……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了，茶馆掌柜的马上令伙计去摘门板，他进内室，唤醒了热炕头上的老伴儿，撤下了她盖在身上的被子……说话间，一副简易担架形成了。

大家伙七手八脚地把母亲扶到简易担架上，几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自告奋勇抬起了他们心中仰慕的人物；随之，两百多名听众，众星捧月一般，拥着担架，迎着午夜的寒风，踏着冬月的冰雪，列队奔向了位于市中心的医院……

两百多人，一多半儿没轮到抬，就来到了目的地。大家把我的母亲放到产床上，……大家伙还没来得及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产房内便传出那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哭声。听父亲讲，那声音非常宏亮，像宏钟一样，震撼着雪劲风疾的午夜，时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这个婴儿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单田芳。

二、鼓曲世家

工时极长 工资极少 童工苦苦不堪言
三九天尿在裤裆里冻成冰砣母怜幼子心痛欲碎
兄学唱 弟学弹 弟兄三人弃工辍学步入书坛
耳濡目染 单田芳天资聪颖
悟性超凡 书曲界后生可畏

——编者

我家祖居山东德平，年轻时候的爷爷靠做小买卖为生，经常来往于京津两地；奶奶家在河北涞水，两个人一个偶然的相遇，便一见钟情，而后结为伉俪。爷爷经过权衡之后，弃山东，投河北，毅然地加入了杨氏家族，成了名副其实的倒插门女婿。

奶奶先后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我的伯父）叫单永生；老二（我的父亲）叫单永魁，老三（我的叔叔）单永槐。

在那军阀混战的糟年烂月里，一家人的生活重荷，责无旁贷

地落在了爷爷的肩上，靠他做小买卖那点儿蝇头小利，想满足一家人的三食温饱，实在是杯水车薪。

说话，肩儿挨肩儿的几个孩子，都神不知鬼不觉地长起来了，并且都已经到了该上学求知的年龄。可他们只能站在求知场外翘首企望，没有资格站在求知的起跑线上和他们般儿对般儿的小伙伴儿们并驾齐驱。你想，一大家人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还有能力送孩子们去上学呀？结果哥仨，一对半文盲。

据我的父亲单永魁讲，到他十二岁那年，靠爷爷的小买卖，已经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了，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不够准确，最后竟到了一连几天揭不开锅的程度。为了解开奶奶一天到晚眉头紧锁的疙瘩，为了给体弱多病的爷爷，多多少少减轻一点负担，他通过小伙伴儿们的介绍，到一家私人工厂去当童工。工作内容是打草袋子，具体装什么，他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工时每天长达十二个小时；工时很长，工资很少，所得的那点儿收入，竟还不够全家人喝顿稀粥的。

那么长的工时，那么大的工作量，对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来说，他如何能承受得了。有时累得，机器这边还开着哪，他那边倒在地上睡着了。多少次把尿尿到裤子里都冻成了冰砣了，他愣是不知道。

后来有一次，他打了一宿夜班，早晨回家，由于过分疲劳，他衣服不脱就睡了。我奶奶见他躺在那儿，两只手伸进裤子里紧着抓挠，认为是他每天穿着衣服睡，日子多没换洗，长虱子了哪！想给他脱下来抓一抓。费了好大劲才脱下来，细心的奶奶翻开裤子一看，我的天哪！他尿在裤子里的尿冻成了冰砣，都进屋半天了，还没融化哪！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见自己的孩子遭那么大的罪，奶奶这一向泪比血还珍贵的刚强人，再也抑制不住了，她伸出颤